

新小說

第貳年第十壹號

(原第貳拾參號)

俄國大史小說家
孫奇士威士
米列哥士奇



Mr. Dmity Merejkowski.



Mr. Henryk Sienkiewicz.

新小說第貳年第拾壹號目錄

(原第二十三號)

●圖畫

俄國二小說家孫奇威士、米列哥士奇

●歷史小說……………一
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二十四回俠史華陳屍義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

●第二十五回贈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

子固謝孤忠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三二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我佛山人

第四十回披圖畫即席題詞 發電信促歸闕卷●

第四十一回破資財窮形極相 感知已瀝膽教肝

●第四十二回露關節同考裝瘋 入文闈童生射

目錄

獵

●偵探小說……………六九

毒蛇圈

知新室主人譯述

第二十二回觀勇號揣測得端倪 避兇鋒潛藏免

災晦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八三

九命奇冤

嶺南將叟重編

第三十三回探案情沛之人虎穴 擬行賄李豐走

江西●第三十四回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貴興黑

夜遭擒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九九

黃繡球

顧頌述

第二十三回開學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憂謀差陳

膏乏心慌●第二十四回黃繡球勸導學生 李太

史進談公事

目錄

●奇情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神女再世奇緣

周樹奎

神女再世奇緣著者解佳傳畧

●割記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知新室新譯叢

知新室主人譯述

律師●詭能藝樹●禽名●竊案●以術愚獅●重修舊好●最古共和●代父代母

●傳奇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
愛國魂傳奇

川南筱波山人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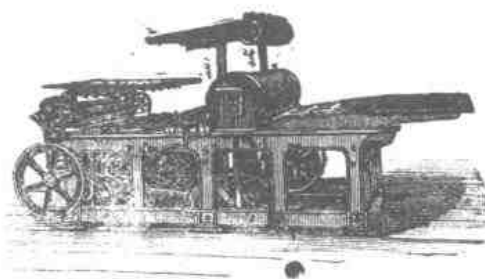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齣罵奴●第六齣謀復

●雜錄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新笑史

我佛山人

陳寶渠●亨利●牙牌數二則●火車●兩個杜聯●皮鞭試帖詩●一字千金●詠張松詩●祝亡國爲應有之事●避諱



歷史小說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二十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

却說史華把鄭虎臣說反了蒙古王一節。訴說了一遍之後。因見左右無人。又說道。前國師伯和我師傅。分頭到汴梁江南。那回事。到底爲着甚麼來。胡仇道。你這個問的奇怪。難道你不知道麼。史華道。我知道不過是爲民除害罷了。然而今日害民之政。比那個利害的還有呢。胡仇驚道。草菅民命。吃沒賑款。這個害民。是了不得的。不知還有甚事比這個利害。史華道。草菅民命。吃沒賑款。不過是一個人做的事。害的是一處地方。比妨他派了個好人去。便不至如此。他此刻中書省立了個規措所。名目是規畫錢糧。措置財賦。其實是橫征暴斂。剝削脂膏。把天下金銀都搜羅到他處。然後大車小載的運往蒙古。這裡却拿出些綾絹來。寫上幾個字。用上一顆印。當現錢叫你們使用。叫做甚麼鈔法。我們中國統共能有多少金銀。禁得他年年運回去。不要把中國運空了麼。胡仇道。

這個果然是弊政。比那個利害。你既然說得出來。必要有個處置之法。史華低頭不語。胡仇道。你此刻在那裡。到底做些甚麼事。史華道。此時不便說。我也不敢說。說出來辱沒了我師傅。只要久後便知。我此刻還有事。不能久陪。暫且告辭。改日再來領教罷。說着辭去了。胡仇不勝納悶。想着他那閃閃爍爍的十分可疑。想過多時。只得闔起。連日仍然在外賣藥。忽然一天傳說元主回京。蹕路清塵。所有一切閒雜人等。俱要趕絕。胡仇賣藥攤。本來設在正陽門外。此地爲蹕路必經之所。這一天清道。便被趕開。一連三天。不能作買賣。這一天傳說御駕已過。仍舊可以擺攤了。胡仇背了藥箱。走出寓門。忽然聽得街上三三兩兩的傳說。中書府出了刺客。好不利害。又有人說統共不過二十歲上下的人。便做刺客。怪不得把自家性命也丟了。胡仇聽了。十分疑怪。怎麼這裡居然也有同調。既然能行刺。爲甚又把自家性命丟了。正在胡思亂想。忽見迎面來了個老者。像是讀書人打扮。在那裡自言自語道。殺人者適以自殺。不度德。不量力。

其死也宜哉。胡仇向他打個稽首問道。請問老丈。這不度德不量力的是誰。那老者道。道人有所不知。我們這裡一位盧中書。昨夜被所用的一個小家人刺殺了。那小家人刺殺主人之後。知事不了。即自刎而死。此刻隕屍教忠坊。招人認識。如有能認識者。賞銀一百。你這道人何妨去看看。如果你認得他。包你發一注橫財。胡仇聽了。謝過老者。竟向教忠坊而去。到得那裡。只見圍看的人。十分擠擁。胡仇分開衆人。擠了進去。只見陳屍地上。旁邊擲了一枝木杆。掛了賞格。再看那屍身時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史華。心中驚疑不定。旁觀的人。議論紛紛。有笑的。有罵的。有歎息的。忽然人叢中跑出一個人來。叫道。老四。你看這個字條兒。這是今天早起。官府相驗。在他身上搜出來的一張字。拿去存案。我方纔到衙門裡去。問書吏抄來的。說罷。遞過一張紙。這個人接在手裡。展開觀看。胡仇連忙走近一步。在那人背後一望。只見寫着「盧世榮。暴斂虐民。萬方愁怨。吾故隱身。賊獲爲民除害。欲免拷掠。故先自裁。」云云。胡仇

看罷。不勝歎息。便不去賣藥。背了藥箱。仍回寓中。暗想。好個有志氣的史華。因爲他師傅說得他一聲。覷覷沒用。他便做出這一場事來。怪得我問他做甚麼事。他不肯說。說怕辱沒了師傅。不知你肯降志辱身。做這等事。正是爲人所不能爲呢。此時盧世榮家。不知亂的怎樣。今夜我不免去打聽打聽。於是捱至夜間。穿上了夜行衣。飛身上屋。向中書府去。只見宅門大開。燈燭輝煌。大小家人。一律掛孝。中坐孝幔內。停着屍靈。婦女輩在內嚶嚶啜泣。廊下左側廂。有一條夾術。胡仇在屋上越過來。望下一看。却是另外一個小小院落。一明兩暗的三間平屋。內中坐了七八個門客。都在那裡高談闊論。一個說陳屍召認。是白做的。就是認得他的人也斷不敢說。一個說爲甚不敢說呢。現寫着一百銀子的賞格。誰不貪銀子呢。一個說我們做官的。往往言而無信。早就把人家騙的怕了。這是一層。還有一層。他認得的說了出來。不怕我們翻轉臉皮。說他是同黨麼。一個說。不錯不錯。若說認得。他在這裡當家人。我們都是認得他的。不過

都只知道他叫琪花。不知他的真姓名。所以要陳屍召認。倘有人知道了他的真姓名。不免又要向他追查家屬。家屬拿到了。還不免要他富官去對質。誰高興多這個事呢。一個說。這些閒話。且不必說。今日我到丞相府去報喪。並請博丞相代奏請卹典。聞得博丞相說。這卹典兩個字。且慢一步說。聞得陳御史還要和我們作對呢。去打聽要緊。一個說。人都死了。還作甚麼對。這又是琪花的餘波。這麼說快點打聽纔好。說着便叫了幾個家人進去。問道。你們誰認得陳都老爺宅子的。內中一個道。小的認得。他住在南半截胡同路西。一棵榆樹對着的一家便是。那門客道。那麼你明天清早就去打聽。陳都老爺明天進朝不進。若是進朝的。打聽爲了甚麼事。那個家人答應了。就一同退了出來。胡仇聽得親切。暗想甚麼陳都老爺。要和他們作甚麼對。他方纔說的。住處狠明白。我何不依他說的門戶。去探聽探聽呢。想罷。翻身向南半截胡同而去。果然見有一棵榆樹。對着一個門口。鑽到門內。只見各處燈火全無。只有南院內透出一點

燈光便落將下去。只見一個童子。在廊下打盹。胡仇悄悄的走到窗戶底下。輕輕用舌尖舐破了紙窗。往內觀看。只見裡面有兩個人對着圍棋。一個八字黑鬚的黃臉漢。不認得。那一個正是鄭虎臣。不覺又驚又喜。然而又不便招呼。呆看了一會。只得又聳身上屋。蹲着等候。過了好一會。纔聽得底下有人聲。伏在簷上一看。只見打盹的童子。已經起來。打着燈籠先走。那黑鬚黃臉的跟着。鄭虎臣送至廊下。便進去。那兩人逕往北院去了。胡仇又落下來。仍在方纔那小窗內張望。見虎臣一個人呆坐着。便輕輕的彈了兩下紙窗。虎臣吃了一驚。回頭對紙窗呆望着。胡仇又彈了一下。虎臣仍是呆呆望着。不發一言。胡仇又連彈了三下。虎臣驚疑不定。問道。是誰。胡仇輕輕答道是我。虎臣大驚。直站起來道。你是誰。胡仇道。竊道入。虎臣益發吃驚。走近紙窗。輕輕問道。是胡兄麼。幾時來的。胡仇也輕輕的答道。多時了。虎臣道。此刻談話不便。你住在那裡。我明日一早看你罷。胡仇便輕輕的告訴了他的住址。然後聳身上屋。回去安睡。次

日鄭虎臣果然一早就來。胡仇不及他言。先要問史華的事。虎臣道。說來這件事情話長。我昨天纔從蒙古回來。已經不及見他了。他當日投到燕京來。尋着我。說他師傅說他覲覲。不能辦事。所以他要出來做點事。給人家看。我問他要怎樣做事。他說要我荐他去當門客。因爲一時沒有機會。我就留他在我處住了幾天。他却十分體察人情。幾天裡面。把這裡燕京官場的惡習。都體察到了。又對我說。當門客不便行事。莫若當家人的好。又叫我荐他當家人。我十分諫阻。他只不聽。我只得把他荐給陳天祥。就是你昨天到的那裡。這陳天祥表字吉甫。是一個監察御史。史華倒也歡喜。他說得便叫陳天祥多忝幾個厚歛虐民的官。便是他盡心之處。誰知不到幾天。被中書盧世榮看見了。歡喜他的姿色。硬向陳天祥要了去。做了貼身的家人。他本來改了姓李。叫李華。這盧世榮把他改了做琪花。胡仇道。這又是何意。同他改個女孩子名字呢。虎臣道。這裡官場。酷尚男色。也是染的韃子惡習。所以他自願當家人。不願做門客。也是圖易

於進言。易於近身之意。他却也狡猾得狠。雖到了世榮處。却還時常到陳天祥這邊來。做出許多依戀的樣子。說思念故主。不願隨盧氏。意思是要陳天祥勸世榮。怎奈盧世榮方條陳了規措所。元主就派他辦理。十分寵信。陳天祥不敢下手。史華又嘗私對我說。這規措所是專輦中國金錢到蒙古去的。世榮這厮意思怕中國窮的不得精光。上了這個條陳。我一定要取了他的性命。推倒他的規措所云云。前天他把查察得世榮辦規措所之弊端。開了手摺。送給陳天祥。又說了句來生再報主恩的話。陳天祥也不曾在意。誰知是夜他竟刺殺世榮。自刎而死。天祥昨日得了信。隨即據他所開的弊病。具了奏摺。又在摺尾叙明世榮致死。係因威迫良家子弟。致被反刃。兇手畏罪自刎云云。我昨天到時。他摺子已經寫好了。今日一早具奏去了。等一會便有信息。胡仇道。史華對我說。鄭兄說反了蒙古王。爲甚麼在此處。虎臣道。我說得他肯反了。到了蒙古。他豈旗起事那天。我就推說和他遊說各家王子。便脫身去了。難道我還跟着

他受死麼。我這個是教他自相殺戮。虛耗他的兵餉。又使他互相疑忌的意思。不然。他們一德一心。修起政事來。我們更難望恢復了。胡仇又悄悄把濟南、浙江、廣州各路的事。告訴了虎臣。虎臣喜道。如此便有點可望了。還有一個蒙古王。名叫延納的。不久就要反了。知照他們。乘時舉事。長驅直進。燕京唾手可得。據了燕京。南方不難傳檄而定矣。胡仇道。鄭兄也應該趁此時走了。或到濟南。佐理他們辦事也好。因為他們那裡戰將有餘。謀士不足。鄭兄到那邊去。好代他們謀畫機事。虎臣道。我也好想回南邊去走一次。觀着得便就行。胡仇道。鄭兄此時可是就陳天祥的事。虎臣道。不過我昨天回到這裡。暫時借他地方歇住罷了。只聽了今天的信。再定行止。說罷二人又談了許多別後的事。方纔分散。到了午飯過後。虎臣滿面喜色。匆匆走來。說道。陳天祥的奏。居然准了。下了詔旨。說盧世榮辦理規措所。暴斂虐民。天怒人怨。假手李華。代行戮死。有餘辜。仍著戮屍示衆。李華畏罪自刎。不必追究。盧氏私出賞格。拿家屬問罪。

規措所着即行停止。胡仇道：「其實盧世榮已經死了，也就罷了，何必又戮甚麼屍呢？」虎臣道：「這正是韃子殘暴的行徑，也是虐待中國人的去處。如果盧世榮是個韃子，也絕不至於如此了。」胡仇道：「這麼一辦，好雖好，可是那一種沒心肝之流，又要說甚麼天恩高厚，感激涕零，倒代他立固了根基了。」虎臣道：「我們時刻存心懷復，他們自然時刻存心永據了。我們此刻且莫慮這個，我已叫陳天祥差人買棺盛殮史華，我們且去觀看，也是送他一場。」胡仇點頭應允。二人一同走到教忠坊，只見盧世榮的首級已經用本籠盛了，掛在高竿之上。陳天祥正差了兩名家人，買了棺木，來盛殮史華。二人看着殮好了，送到城外義地埋葬。胡仇留在燕京探聽消息。虎臣便問胡仇要了一封介紹信，徑奔濟南，投李復來。李復得了胡仇書信，便延請虎臣，在花園裡居住。此時俠禪已到了多時，只是覷不着機會下手。問起帶來的僧衆，知道都散在各寺院裡居住。虎臣道：「且等我住過兩天，到外面去看看形勢，少不得沒有機會，也要做他一個機會出。」

來從此鄭虎臣便天天到城外各處去查看地勢。一天出了南關。順着大路走去。沿途觀看野景。也忘了路之遠近。不覺走到一山。山下有幾家居民。路旁放着兩乘山轎。轎夫過來問可要坐轎子。虎臣便問這是甚麼山。轎夫道。這是有名的千佛山。山上有一千尊佛。十分靈驗。這裡安撫使大人也常來拈香的。虎臣聽說。便步行登山。只見一條石路。蜿蜒而上。過了一座牌坊。轉了一個大灣。便到了半山。這半山上有一個大廟宇。廟內倒也十分寬敞。僧衆也不少。從廟後轉出去。又有許多小廟。都有和尚住持。虎臣遊過了。便回到大廟裡。走入客堂。便有知客和尚來獻茶。虎臣閒閒的問道。寶刹共有多少高僧。和尚道。本廟的不過四五十人。近來倒是掛錫的客師甚多。虎臣道。我在山下就聽說寶刹菩薩十分靈驗。這裡安撫使也常來拈香。和尚道。安撫使愛大人。時常來此。倒不是爲的拈香。敝廟方丈。是一位蒙古高僧。曾經封過國師。與愛大人是相好的。所以常來談天。虎臣又應酬了幾句套話。然後辭了和尚。循路進城。回到李復

家裡。恰好李復接了仙霞密報。知道廣州、惠州、臨安一帶都約定了九月起事。虎臣道。此時已過了中秋。轉瞬便是九月。我們此地也不可不預備。李復道。計將安出。虎臣道。此處安撫使是那一個。李復道。是愛呼馬。虎臣道。俠禪此刻不可安坐在家裡。趕到各寺院裡。知照夥伴。從今日起。陸續都到千佛山廟裡掛單。限於九月初七日取齊。不可有誤。俠禪道。千佛山我也去過一遍。我們夥伴已經不少。虎臣道。要借他那裡辦事。衆人不能不到那裡。你且去招呼了。我再告訴你的法子。俠禪答應去了。虎臣又問李復平日結交的市井少年。共有多少。李復道。共有二千人光景。要是他們再轉代招呼起來。大約可得三、四千人。虎臣聽罷。點頭籌畫。一面叫李復陸續打發二百人扮作客商。暗藏軍器號衣。到益都去。記准了九月初十一兩天。大家留心。聽得城中連珠砲響。便一齊動手。不可有誤。這就近只有益都有重兵。先取此處最要。李復依言。分派去了。直等到九月初七這天。虎臣纔授了計策與俠禪。叫他去行事。又撥了十多

名市井少年。暗地跟隨了去。聽受指揮。又教李復暗暗把號衣軍器。分給衆人。只聽初九日。城中礮響。便一齊動手。分撥已定。只在家裡坐待時候。却說俠禪領了虎臣的計。選齊千佛山來。見過知客和尚。說明來掛單一宿。明日便行。那知客和尚。見他相貌猙獰。心中未免有些害怕。無奈禪林規矩如此。只得把他留下。俠禪暗中查點。見自己夥伴。約已到齊。便悄悄的告訴了衆人。明日早飯時。如此如此。衆人都點頭會意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早起。飯廳上高敲雲板。主客各僧。便都魚貫而入。各就坐位。念了一聲阿彌陀佛。方欲坐下。俠禪忽然舉起飯碗。向地下一擲。大吼一聲。與我下手。仙霞嶺上。一衆和尚。便一齊動手。兩個縛一個。把本廟僧人。一齊都縛起來。不曾走了一個。連那使役人等。都捉住了。俠禪一面分撥五十人。守住山口。提防走了人。一面攔人到後面小廟裡。捉拿和尚。自己掄起錫杖。選齊方丈而來。那方丈裡的韃和尙。在那裡割燒牛肉下酒。旁邊還放著一碗熱騰騰的大蒜煨狗肉。俠禪大吼一聲。舉起錫杖。當頭打去。